CHEN Ke

Glass China,

Chen Ke: Mr. Dior and Models

October 2024

Mr. Dior and Models

陈可：金色、女性与永恒

“色彩是我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金色，闪动而眩晕，它代表活力、生命与希望。”——陈可

Editor | 唐卓伟 Text | 晚唐 Design | Song

为迪奥先生画像

陈可面前摆着一张打印好的资料图片：20世纪40年代末，蒙田大道，在巴黎时装界崭露头角的克里斯汀·迪奥正准备他的下一季。他坐在一张凳子上，为身旁的模特西尔维·赫希（Sylvie Hirsch）选择面料。这是迪奥忙碌的日常——在创作上百幅设计手稿并将灵感立体地呈现在平纹棉布的样本上之后，便进入甄选面料的环节。每一种面料因其重量、厚度、硬度与柔度等方面的不同，将会直观地影响最终的版型。同时，模特的展示效果也会对面料的选择与判断起到参考作用。相片中，赫希身披一款银灰色面料，其表面微泛青光。裙装采取不规则的设计，单肩，略作收腰，右侧，一颗花苞状的立体装饰提拉着裙摆，勾勒出生动的弧线。在现存的摄影文献中，迪奥与模特一同工作的记录并不少见，可这个画面依旧吸引了陈可的目光。“它提供了一种两个人在同一空间里对话的感受。”

这张相片是陈可新作《迪奥先生与模特》的蓝本。在保留一系列原有的画面信息的基础上，艺术家展开了自由的创作。她敏锐地捕捉到两位人物的姿态与神韵，并着力描绘工作环境中的细节：原本置于远处的面料被她有意识地放大，缩短了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后，画面看起来更紧凑；画中左侧的背景图案取自迪奥先生一款金色礼服的面料纹样，既在视觉上彰显了华美的质感与韵律，又与迪奥引以为豪的面料应用加以呼应。整幅作品萦绕在一片金黄之下。赫希身上的裙装，身后堆叠的面料，螺旋暗纹的背景以及两位人物面孔、眼窝处的细节，均被深浅不一、不同色彩倾向的金色、黄色与橙色层层覆盖。这既是艺术家的主观选择，也与迪奥时装史中对金色的精彩诠释紧密相关。在近期启幕的展览“迪奥倾世之金”中，这件新作首次展示在观众面前。此作问世，标志着陈可成为继张洹、曾梵志、严培明等艺术家之后，又一位受邀为迪奥绘制肖像画的中国艺术家。

据悉，此次合作始于一次在巴黎的会面。去年10月，陈可在贝浩登画廊巴黎空间举办个展“包豪斯女孩/剧场”。新作不仅再度让业界目睹陈可坚实、稳定的创作实力，也引起迪奥品牌的注意。在数次会面与交流后，双方达成合作共识。“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去画一位男性，一位在专业领域卓有建树的男性。”陈可说，“在此之前，除了我的父亲，我几乎没有画过其他男性。”

描绘历史人物的第一步是走近他/她。先后创作过“弗里达”“梦露”与“包豪斯女孩”系列的陈可对此并不陌生。延续以往以摄影集为主要参照素材的创作方式，陈可与迪奥建立连接的通道亦是那一张张流传至今的相片。迪奥在工作时的相片，生活、休闲时的相片，单人的独照，与工作伙伴的合影，这些真实的记录在陈可心中留下了视觉的剪影，令其逐步构筑出一个由客观现实连接着主观想象的人物形象。“我感觉他的性格中有温柔的一面。”陈可说，“那种对于美的追求、对于女性的关怀——是一位没什么攻击感的男性。”

有别于以往借由刻画女性形象来传递个人情志的方式，陈可在画男性时，不可避免地需要“翻越一些‘山’”。“当我画女性时，是来传递我对女性、对自身的认知和感受；而当我画男性时，我无法那么直观地传达自己，那种感觉更像是在画‘另一个人’。”陈可坦言，“当然，每个人身上可能同时存在男性与女性的特质，两者之间并不对立。”艺术家表示，在为迪奥绘制肖像的过程中，感觉自己正慢慢地走近他的世界以及那个从未经历的时代。

迪奥先生与模特，2024年，陈可

包豪斯女孩：从“房间”到“剧场”

“包豪斯女孩”是陈可近年来最主要的创作主题。2021年6月，当她第一次将两年间的创作成果汇聚在个展“包豪斯女孩/房间”中时，熟悉陈可作品的观众既能从中找到以往作品的线索与痕迹，又不禁感慨艺术家正颇具胆识地步入艺术生涯的新阶段。

该系列始于艺术家偶然间阅读的一本摄影集《包豪斯女孩：向女性艺术先驱致敬》。书中详细记载了1919年至1933年之间，与国立魏玛包豪斯学校及其相关理念有所关联的年轻女性。通过介绍每一位女性的个人生平、职业生涯、专业贡献等信息，并结合展示一系列肖像照、工作照与生活照，该书将87位一度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女性重新呈现在当代读者的眼前。“这些女性的面容与神情超越了那个时代，她们与当代女性的气质并无二致。在她们身上，我似乎看到自己二十多岁时的影子，也看到女性与周遭环境磨合的艰难历程。我想要转译这些面孔，诠释生命的短与长，时间的快与慢。”陈可自述道。

从摄影文献中汲取灵感，并将自身的认知与理解融合在方寸的画布之间——这一套工作方法，陈可已在此前的“弗里达”与“梦露”系列中有过丰富的实践与突破。然而，新系列依旧给她带来不小的挑战。首先，有别于前两个系列里相对集中的个人研究，包豪斯所涉及的内容和深度更多元、复杂。陈可不仅翻阅了相关的摄影集与画册，还大量阅读了相关文字，并观看了多部影像

“迪奥倾世之金”（L'OR DE DIOR）展览

资料与展览。其次，创作之初正逢新冠疫情元年，对未知的不安、恐惧以及无法用单个词汇清晰描绘的复杂情绪一度笼罩着陈可。她还记得画第一张“包豪斯女孩”的时刻：当时，她待在北京，一边画画，一边忙着屯酒精、抢口罩。有关疫情的信息真假难辨地从四面传来，她望着眼前A4大小的画布，慢慢地画出一位短发女孩。“从一开始画那张画，心就平静下来了。”陈可说。她为女孩标注了编号：《包豪斯女孩No.1》。

从这件作品起，陈可便开始构建并强化了她极具辨识度的绘画语言与创作风格。在人物造型上，经她重塑的包豪斯女孩们个个棱角分明，英气十足。用色上，多以跃动而明丽的色彩为主，女孩们健康、有力、刚柔并济的气质扑面而来。绘画技法上，坚持采用考验耐心的罩染技法，即用一层透明的薄颜料覆盖在一层已经干燥了的画层上，令画面底层的颜色和细节透过罩染层显露出来。借此方法，色彩与色彩之间能够自然地流露出微妙、细致的层级感。“观众眼前的画面就像冰山的表面，事实上，下面还有一层一层的内容。”当以上语言在大幅画作上汇聚时，她在创作中的释放与成就感或在某一刻达到顶峰。“像是给这些颜色和形状排队一样——在某一个点上，形成一个理想的阵容之后，那种音乐感和节奏感突然就出来了。”谈及展览“包豪斯女孩/房间”中尺幅最大的作品时，陈可描述道。

如果说“包豪斯女孩/房间”是陈可成为母亲之后对女性身份、权利与地位的反思与自问，两年后的“包豪斯女孩/剧场”则是她将过去数年的生活感受全然投掷到一个个犹如电影场景的画面里。画中的女孩，从动作、神态到装扮都显得更为戏剧性。“这是我过去几年生活的写照：常常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很大的电影里，很多超现实的事件接连出现，有时分不清梦境与现实，是一场黑色幽默。”

这组作品依然从庞大的文献阅读开始：20世纪20年代，包豪斯建立了首个舞台工作室，由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担任负责人。在其带领下，学生们尝试制作了各种奇异的服装与造型，他们将舞蹈、戏剧、表演、舞美设计等不同领域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陈可从海量的相关资料中摘取了她认为“最具戏剧感”的画面。再一次，曾经绽放着鲜活青春与独立思想的女孩们，经艺术家之手，穿越至一百年后的画布上。“这些都是从自身经验出发的作品。”从“房间”到“剧场”，已与“包豪斯女孩”相处四年的陈可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名演奏家。“即便是同一个曲谱，也需要加入自己的理解，再重新演绎。”

女孩、女性、艺术家

陈可多次坦言，在成为母亲之前，自己并未强烈地感受到女性身份对其工作、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即便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当代艺术界，与陈可齐名的“75后”艺术家之中，女性占比尤为少数。这或许与其相对平顺的生活经历与“自然而然走下来”的创作生涯相关。

陈可出生于1978年，老家在四川通江，父亲是一名美术老师，她的童年过得天然无忧。发现女儿的艺术天赋后，陈可在家人的支持下懵懂地走上了大部分同龄美术生经历过的考学之路。从四川美术学院（下称川美）附中毕业后，接着在川美读了本科与研究生，整个青葱岁月与湿漉漉的黄桷坪交织在一起。在旁人眼中，本应叛逆的年纪，陈可似乎平稳地度过了。学生时代，画工扎实的陈可并未局限于绘画本身，她喜爱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强·索德克（Jan Saudek）、荒木经惟与奈良美智，尝试过摄影，举办过一场名为“梦魇·人偶”的摄影展。在国内画廊业态初起萌芽、艺术市场还未掀起巨浪的千禧年之初，她立志做一名“很酷的艺术家”。

2005年，以下两件事或改变了陈可日后的创作与生活轨迹。4月，陈可参展由星空间与世纪翰墨画廊联手举办的展览“下一站，卡通吗？”。参展名单可谓星光熠熠：高瑀、韦嘉、黄宇兴、欧阳春——这些近年来活跃于国内外艺术舞台、部分作品在二级市场屡获百万乃至千万高价艺术家们，当时被业界称为“新卡通一代”。即便大部分艺术家并不完全认可这份定义，但它着实为初出茅庐的艺术家们带来了一定的声响与议论。9月，陈可决定离开重庆，搬至国内当时最具声量的当代艺术中心：北京。“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这一次迁徙。”陈可曾自述道，“小时候，父母对我的教育是对人要礼貌谦和，大学里遇到的人也多是彬彬君子，但迈入更真实的社会后，却发现人善被人欺，似乎强势和冷酷的人才能得到别人带有惧意的尊重。”初来乍到，遇过“蛮不讲理的邻居、不听话的工人和黑心的商贩”之后，陈可与诸多“北飘”一样，曾陷入脆弱、无助与孤独的时光中。

当时，画中的小女孩成了她的分身。渺小的身体，面无表情的姿态，曾经在奈良美智的创作中被触动的陈可，也开始将自己投入画中的角色里。2007年的展览“和你在一起，永远不孤单”及同名装置是那段时间的真实写照。那是陈可“高能量的创作时期”，夜以继日地创作，一个接着一个的展览，除了绘画，她还留下了大约十万字的自传体文字。“那批作品干净、直接，有一种直抒胸臆的利落。”陈可回溯道。

女儿的出生令“之前常常在天上飘着”的陈可留意到更多现实、琐碎又生动的日常。怀孕时，她没有停止创作。“弗里达”系列是从那时开始萌芽的。在一本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摄影集中，陈可看到了她在镜头下高度浓缩的一生。一位女性从孩童到少女，从少女到青年，从青年步入中年，从中年踏入壮年的经历与变化，令艺术家萌生出“画出一位女性的一生”的念头。起初，作品中并未强调性别意识，生命中的无常与变幻才是尤为打动陈可的部分。然而，伴随着怀孕对身体的影响与体验，陈可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一股“更强烈的、更深的性别意识”。由于当时的身体状况，最初的“弗里达”系列尺幅都不大，却给观众留下了相对亲密的观看距离。2013年春，星空间携这组新作亮相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观众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陈可画中的小女孩悄然隐去，取而代之的是成熟女性的面孔、身姿、神态与精神。从这一系列起，陈可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收起早年烂漫的想象力，转而在现存的摄影文献之中，找到一条通往另一个生命和时代的隧道，并凭借敏锐的感知力和创造力，将人们熟知的人物形象转义到独属于自己的画布上。“弗里达”是，“梦露”亦如是。

陈可画过一张梦露的侧影。画中，身着一袭绿色裙装的梦露依然是年轻的模样。她站在阳台边上，点上一支烟，风轻轻吹散耳边的碎发。“她的事业就像冉冉升起的朝阳，她对未来充满信心。那是一抹清晨，一天才刚开始，一切都满怀希望。”时光易逝，年华老去，作品中的女性或许能够永恒。

一如她此番创作的《迪奥先生与模特》的所回眸的隽永瞬间：刹那即永恒。

**“她的事业就像冉冉升起的朝阳，
她对未来充满信心。那是一抹清晨，
一天才刚开始，一切都满怀希望。”**

创作中的艺术家